



因为疫情，已经两年半没有回家，最近几乎夜夜都梦见父母。也是因为思乡心切，时不时心血来潮想吃本帮菜，然而多半以失望收场。

洛杉矶已经算是华人移民集中的大城市，但我在这里所谓“正宗”的上海餐馆吃到过皮厚得像被子的生煎包，咸得不像话的响油鳝丝，淡而无味的葱油鸡，最讽刺的是同行的伙伴往往不是上海人，每当他们咽下蹩脚的上海菜，还一口一个“好吃”的时候，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这两天想馄饨想到发疯，就在网上的中国超市买了包速冻馄饨，包装上写了“上海弄堂味道”，我将信将疑，回来兴致盎然地加上紫菜、虾皮一起下入沸水，捞出之后，我还反复提醒自己，只是速冻食品，不要寄予任何期望。即便如此，吃到口里完全是一叠馄饨皮的时候，我还是跟垃圾桶印着“上海弄堂味道”的包装袋生起了闷气。

跟母亲视频的时候聊起失望，而后信誓旦旦要

自己包馄饨，才发现自己不仅不是巧妇，而且连包馄饨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成了无米之炊。超市里可以买到馄饨皮，但我几乎没有见到钟爱的荠菜，没有这种家乡的野菜，要复制心心念念的口味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或许也是为何国外的江浙菜不如川菜或粤菜那样受欢迎，江浙菜受食材限制极大。就说这个季节的家乡，秋天的召唤不仅在于金桂飘香或者梧桐落叶，更是大闸蟹对胃的引诱。洛杉矶可以买到空运的阳澄湖大闸蟹，然而两只就要近六十美金，非我等穷学生可以负担。不过，我更多的念想来自那些看似司空平常的食物：春天的草头、马兰头，夏天的枇杷、杨梅，秋天的柿子、文旦柚，冬天经过霜打的青菜……越想越馋，越馋越想。

想馄饨

钱佳楠

洛杉矶的中餐馆可以买到鲜肉大馄饨，先不说你要为了一碗馄饨驱车几公里，就算到了，看到馄饨的价码和小笼不相上下，到底是上海人的我心

里立马冒一句“不合算”，跟服务员说要买小笼。这是为什么来到美国之后，我从没在餐厅点过一碗馄饨。想馄饨，也是想这种小食的亲切，老上海人都熟悉柴火馄饨，在贺友直的漫画里，深夜摸牌的人从窗口把一只竹篮放下去，街上踩着黄鱼车卖馄饨的小贩就把热腾腾的馄饨摆在篮子里，让楼上的吊上

去。到了我父母那代，柴火馄饨就在弄堂里或新村门口。傍晚时分，往往是一对夫妻把桌椅摆出来，开始“笃笃笃”下馄饨。而我这代人则打小就懂得在白玉兰和丰裕点小笼或生煎的时候来上一碗小馄饨。几年前回上海，发现肇周路的耳光馄饨已经开了多家分店，“耳光馄饨”这个名字真是能体现柴火馄饨的上海特色，沪人说话夸张，动不动就“热死我了”“急死人了”“要死快了”，一碗家常馄饨可以好到“打耳光也不肯放”，能跟它媲美的怕是只有“眉毛馄饨”（鲜得眉毛也落下来）。这一想，我又惦念起沪语的软糯和风趣。

前不久，因为想念咸豆浆，我特地买了永和大王的豆浆粉，速冻油条，榨菜，虾皮。豆浆冲出后很浓醇，但速冻油条拆开已经发霉，只好扔掉。急中生智，我改用犹太人的贝果面包烤好切成段下锅，虽然口感不同，但有这么几分意思，姑且可以慰藉乡愁。

我想这碗馄饨自己迟早是要包的，只是拿什么来代替荠菜呢？意大利云吞的传统做法是欧芹加猪肉，或许欧芹值得一试？无论结果如何，在烹饪的时候，似乎感到自己离家乡近了一些。



那是很多年前，福州农村的一对年轻夫妇，怀抱他们奄奄一息的孩子，辗转到了上海。这孩子因为出生的缺陷，如果不尽早接受器官移植，不久就要夭折。之前在农村，一次又一次无效的治疗已经耗尽了他们微薄的家产。后来，在仁济慈善基金的资助下，孩子接受了他母亲的部分肝脏、做了亲体移植手术。那会儿儿童肝脏移植在中国还刚刚起步。

在此领域，无论病患年龄多大，他们都把手术当天当作自己另外一个生日，把手术这一天作为零岁的开始，意思就是此后他们彻底摆脱了病魔，走向新生。最近，一个约莫十几岁的男孩子找到医院，找到我先生。突然站在面前的这个高大的男孩子，很难和当年的婴儿联系在一起。那男孩子说从小父母就一直告诉他，不能忘记救了他命的医生和医院。这次，他千里迢迢来到上海，就是来亲眼看一眼救了他命的医生，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脸上的青春痘影响了他的心情，为此他一筹莫展。

哦，青春期，青春痘，这是青年的啰。没有家人陪伴的男孩子是一个从福建乡下来的，他说，一定要赶晚上的火车回去的，住宿需要花钱，再说上海的旅店一定也是贵的，普通的火车

票比高铁要便宜，但是车次并不多，所以要急着赶火车。“那票价差别有多少？”我先生问他。孩子低着头怯怯地说，“三百块钱。高铁两小时就到了，普通的火车要近六小时。”

哦，这一天里有十几个小时在火车上的劳顿，也是太辛苦这孩子了。

于是，我先生马上请旁边年轻的同事，给孩子订一张高铁票。让孩子早一点到家里，会舒服许多。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并不会说太多感激的话语，他只低着头，微微点头算是称谢了。

这让我想起稻盛和夫的轶事。他在一次例行的体检中，发现了胃癌而且还是晚期。之后，他毅然辞去了日本京瓷和KDDI的董事，把上亿的股票分配给员工。

手术后不久，稻盛和夫在日本大和祠庙剃度出家。出家的时候，稻盛和夫已经65岁了，因为是胃癌手术以后不久，身体异常虚弱。按照佛教的规矩，他要在凌晨4点起床打坐、晚上11点就寝。之后他要穿着蓝色的衣衫赤脚穿着草鞋，沿街去化缘。

因为当时身体实在太虚弱了，也还不习惯这样的生活，他脚上的草鞋已经磨破了脚，他只能靠脚后跟着地走路，挨家挨户化缘乞讨。有一次，异常虚弱的他坐在路边，一位扫落叶的妇女走过来，给了他100日元，然后轻轻地说：“累了吧？你去买一块面包吧。”拿着这100元硬币，稻盛和夫感觉到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如此单纯的幸福。无论是极度虚弱中的稻盛和夫接受了扫地阿姨

上海的国际饭店，建成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1934年12月1日刚一问世，就以24层（含地下两层）83.8米的高度傲立上海滩，享誉“远东第一高楼”三十年，保持上海高度半个世纪。

像看人一样，先说说国际饭店的家世和外貌。国际饭店的设计者是匈牙利人郭达克。大光明电影院、市三女中、武康大楼等都是他的杰作。国际饭店的建造者是上海的陶燧记营造厂。广州的中山纪念堂、上海大新公司（中百一店大楼）、外滩14号总工会大楼等工程都是他们承建

的。这个厂可不简单，在地质松软的海滩打造那么高的饭店地基，当时绝无仅有，就此一家。工程师和工人们用蒸汽锤打桩，打的是五根梅花桩，桩头是圆木美松，深度约40米，相当于国际饭店总高度的一半；然后再在上面浇筑混凝土，确保百年大计。

从侧面看，国际饭店像一艘大帆船。三层以下用钢筋混凝土浇筑外墙，用青岛崂山产的黑色花岗岩贴面。四层以上镶嵌国产棕色泰山面砖。15层以上逐层收紧呈风帆状，高耸挺拔，庄重典雅大气。光阴似箭，一晃八十多年过去了，在饭店工作了近40年的茅建荣总监说，国产的泰山面砖强度、附着度都很高，风吹雨打、日晒雨淋，饭店面砖依然色泽明亮、美观大方，且没有一块掉落；地基不仅没有沉降，还略有上升。1988年和1996年两次大修，大楼室内的装饰及柳桉木、柚木的地板依旧精良，客房舒适典雅，设备俱全，有的房间还放置了空气净化器。14楼摩天厅如大树年轮般的柚木地板依旧，镶嵌铜线花纹突出，经典风格不减当年。

在二楼饭店画廊的史馆，我看到了国际饭店建成后的部分照片和史料。姚镛总监说，卓别林访问上海，梅兰芳等艺术家在国际饭店设宴款待；陈纳德和陈香梅在14楼的摩天厅举办订婚宴宴请宾客；上海解放，国际饭店顶层升起了红旗。当年，劳军大会在此召开，陈毅市长出席讲话并向各界致谢……这里还摆放着饭店早年使用过的中西各式器皿、实物以及老照片和介绍。14楼的美术墙上，展示着饭店珍藏的齐白石、刘海粟、程十发等艺术家的作品。

我早就听说国际饭店是上海城市的原点，为此，特地爬上国际饭店楼顶，亲眼看到小金顶上的旗杆——上海这座城市原点。我在想，在今年12月1日国际饭店生日之际，正如张慧敏总经理所说，他们将在上海原点的旗杆升起五星红旗，让国际饭店这艘“大帆船”更加英姿勃发，洋溢更加迷人的魅力，向着更加灿烂的明天启航！

开花结果，在他未来的人生道路之中，教会他懂得如何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小生灵。

我想那个少年，在飞驰的高铁上，医生的善举不仅仅减少了他旅途的劳顿，他心里也多了一份温暖。这份温暖是一颗善良的种子，这颗善良的种子在他心里生根发芽

标准是时间，现在金庸和《古文观止》一样都成了国学经典，而“包书纸”则成了经典的绝迹……有些书，尤其是些大部头，就像有些冗长的文艺片一样，一定要积蓄一些能量或等到某个时段才能开始看。很多时候我们害怕打开是因为对内容有了先期的猜测，就像对文艺片的预设总是冗长拖沓而色调灰暗。但天下既没有读书就该从头到尾的规定，更没有必须搞清楚的中心思想和写作手法。更何况哪有什么中心思想，当编剧不想着好好讲一个故事而是想着要凸显某种思想时，电影基本上就没法看了，小说也一样。读书唯一的要求是保持好奇。如果读书的样子会比搜索百度看起来美一些，可能是因为少了些关于“有用”和“正确”的判断。去书店是期待着迎面撞上一个陌生故事的新鲜，它跟电子书库里大数据分析之后的推送相比，差别就像父母之命的相亲和自由恋爱的区别。毕竟书读到最后，也只是为了让我们更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据说世界有多复杂，书就有多复杂，人有多少种，书就有多少种。可哪有什么复杂？我们从来没有简单过好嘛！一套七本的《鹿鼎记》我包的是《莎士比亚全集》的书皮。

拔剑化长风 劈浪几万里

张大文

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坐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这首《行路难（其一）》写了他在至友们送别宴会上的激情跌宕、笔调浪漫的告白。这首诗开头从清酒金樽、玉盘珍馐的价值万金，写出宴请规格之高、友人别情之深。但是李白的反常之态却使酒宴的依依之情突然变奏：这位即将远行的兄长举杯初饮却停盏凝视，动筷尝新而投箸沉思，拔剑四顾，双目如炬，千言万语的知心话涌上心头，却只能抑制着难以启口的痛苦，把话语咽到心底。

好在朋友们是了解他的坎坷际际的。他的前半生每有出山之机，却如同可以渡黄河但是河身厚冰支离、纵横迭起，又如同可以登上太行但是大雪满天乱舞、覆压崇山峻岭。在这种种失望面前，李白和朋友们只能把翻江倒海的感情波涛化作无声的心底诉说来交流。

于是大家又仿佛走进了李白构筑的梦境，感受他的壮志未酬、雄心又起的浪漫意境：他像姜尚遇周文王前曾垂钓于渭水磻溪，又像伊尹受商汤任用前曾梦见乘船经过太阳旁边一样，一定会有好的兆头等待着他的！

这时，一片低沉的歌声在宴会厅四周不知不觉又三重四复地响起：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只见李白在四顾中举剑挺立，在歌声像汹涌澎湃的浪涛声的推动下，他会永远向前进击。

在上述诗歌演进的整个过程中，李白的反常之态实为正常之举，个人的独白实为集体的共鸣，行路难实为济沧海的前奏，送别宴实为迎聚会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坐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这首《行路难（其一）》写了他在至友们送别宴会上的激情跌宕、笔调浪漫的告白。这首诗开头从清酒金樽、玉盘珍馐的价值万金，写出宴请规格之高、友人别情之深。但是李白的反常之态却使酒宴的依依之情突然变奏：这位即将远行的兄长举杯初饮却停盏凝视，动筷尝新而投箸沉思，拔剑四顾，双目如炬，千言万语的知心话涌上心头，却只能抑制着难以启口的痛苦，把话语咽到心底。



前两天我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两张照片，分别是十年前（见图）和今年秋天拍的同一个农庄，没想到引起了很多讨论。那是位于佛蒙特州南部的“沉睡山庄”，现已是美国第一网红秋拍摄点。

但十年前它默默无闻。那时虽已是网络时代，但GPS刚进入民用阶段，不普及也不方便使用，寻找陌生地还得靠地图。我在网上发现了这个农庄的照片，了解到大概在佛蒙特州南部就立刻动身去找，可找了一个秋天也没有发现。第二年继续打听继续找，从初秋找到晚秋，终于在一条无名山路的深处发现了这个农庄。

我孤身一人走向农庄，深秋的落叶铺

满入口，碎石小路蜿蜒着伸向农舍，古色的木栅护在路旁，质朴而沧桑，草地微泛鹅黄环绕着一小面池塘，远处山坡上绚丽的秋色已日渐凋零，一切是那样的凝寂、优美，协调中泛起一丝萧瑟的秋凉。

今年当我再次来到这里，情况却已大不相同，“沉睡山庄”已成为美秋第一网红，无数的摄影爱好者凭借手机导航来到这里，无名小路变得拥挤不堪，农庄入口已架设栏杆不许外人进入，而古朴的木栅却已消失，部分农舍正在改建。曾经的凝寂、优美甚至萧瑟都已被热闹取代，只有两张相片默默记录下那似曾相识的美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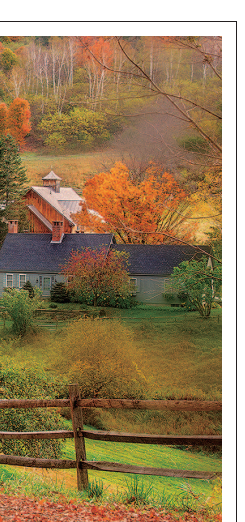
七夕会

张廷

网红农庄的前生今世

张廷

摄影



七夕会

张廷

摄影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